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二十五回 解翠蓮三回闖破載花船 白又李一手挽牢沉水索

又李想了一會，全沒路數，說道：「且到夜來。你姊妹們問一明白，倘與我有甚瓜葛，也是落難之人，千萬一併救出。」碧蓮、翠蓮齊聲應諾。又李約會應龍仍在岸上踱去，碧蓮、翠蓮仍從水裡撐來守候，大船住了，方各休歇。等到起更，碧蓮與翠蓮商議道：「咱們的大船是沒有聲響的，下小船卻易晃動，昨日略晃了些便晃得水響，驚醒了人，幾乎弄出事來。今日要弄兩個人下來，更怕響動。姊姊不瞧見大船幫上有個大鐵環麼，咱如今打算把索子一頭扣在船環裡，一頭把木樁釘在岸上，不比竹竿結實多麼？那兩個女人身量甚輕，咱們一人背著一個，在索上走過來，可不穩嗎？」翠蓮道：「此法甚好。」一面說一面上岸釘樁。又李問怎要打起槓來，停會又要費力。碧蓮說知緣故，又李道：「你們的本事我是知道的，只怕他們兩個著驚，就不穩了。」碧蓮道：「咱們自有話騙他，只把衣服罩過他們頭臉就是了。」碧蓮下船，與翠蓮目不轉睛望著大船艙裡，只見火光不息，窗戶緊閉，裡面大驚小怪唧唧噥噥，總不住聲，等到四更天氣，兀自響動。又李、應龍三五回跳下岸來探問，都想不出緣故。又李恐有變卦，翠蓮道：「他們歡天喜地，千叮萬囑，那有變卦的？」又李、應龍如熱石上螞蟻，走個不住腳；碧蓮、翠蓮如凍河上狐狸，聽個不耐煩，不覺金雞報曉，東方發白起來。眼見得不濟事了，只得拔起樁槓，叫碧蓮、翠蓮早些吃飯，仍提活魚望大船上搖來。卻被大船上一個水手喝道：「咱們這船走了好幾日了，怎麼你這兩個女人還只顧跟著，莫非是看腳的歹人嗎？」碧蓮姊妹是心虛的人，被這話兜心一撞，把臉脹得通紅，目定口呆，更無一字回答。只見那太監忙跑出來，極聲吆喝：「他們是兩個小孩子，看什麼腳路！咱船上又沒財物，他敢是要偷你的人嗎？他無過是沿路賣苗的人，他貪著咱們，圖賺幾文錢，便多跟幾里路下來。他有什麼不是，你怎便嚇唬他？」翠蓮得了這話，心才放定，就趁著口風說道：「還是這位爺知道，這位爺是明理的人。咱們在這條河裡，上自天津下至南旺，都是咱們的衣飯，都容咱們拿魚。好意兒拿幾個活魚來孝敬，這位爺反討著這樣話兒。」回頭向碧蓮啾著眼道：「咱們搖回去罷，不要惹人家疑心，咱們真個要偷你家東西哩，人哩。」太監見翠蓮囁嚅著要去，慌得了不得，沒口子叫道：「不要使性子搖回去，理這忘八則甚？你有魚只顧拿來賣，不要睬他。你這忘八羔子，有咱做著主哩，你敢放屁！咱須沒有不是，咱是明理的人，你靠著誰的勢，連咱都不放在眼裡？中艙的姑娘正歡喜他這活魚，別的菜都不吃，流水的稱贊著他那好魚。你攔他開去，你敢是個死，咱是擔不起，你這忘八羔子！」那水手嚇慌道：「小的敢放屁？小的也只是個小心。」洋洋的躲開去了。

太監嘴裡勸罵，手裡招著碧蓮，碧蓮便不做聲，碧蓮趁勢把船搖去，挽定了篙，說道：「像方才那人說那樣話，咱們的魚就臭了，也不賣。看這位爺面上，妹子你拿魚上去罷。」太監歡喜道：「這便才是，咱沒工夫，停會要結實打這忘八哩！」翠蓮更不言語，提著魚跳上船去。那太監仍落下小船，自與碧蓮搭話。鸚鵡慌忙趕到艙口，一面接魚，一面低低說道：「幾乎決撒了！昨晚丫頭病發，如今好了，晚間切莫有誤。」碧蓮點了點頭，高聲講定魚錢，如飛下船，與太監說知，太監一手取錢，一手捻著碧蓮纖指道：「你敢還沒有丈夫，咱家裡富貴多著哩！你若有爹媽，回去說知，咱情願多出些銀子，帶你進京做個乾夫妻，你爹媽要做官，咱就給他做。你到那時方知，盡著你受用，不強似你賣魚嗎？」碧蓮心甚懊惱，卻怕壞了正事，又因是太監，便給他些乾便宜也算不得數，紅著臉說道：「咱們是鄉里人，爺怕有好的伏侍，要咱們這樣人哩？」那太監喜得迷花眼笑，也不更數，把袋裡的錢都倒出來給與碧蓮，道：「好個會說話的孩子，你這臉兒還說不好？咱怕沒見齊整女人？咱心裡只是喜歡你。也是個緣法。你回去快快合爹媽說，你這位大姐攬探著，咱重重的謝你，往後看顧你一個肯心，咱在這裡候著信兒。你們還不知道，咱前日在揚州，知府、知縣都坐在兩旁；咱是虎皮交椅在中間坐著哩！」碧蓮怕他歪纏，忙道：「咱回去就合爹媽說知，多分是肯的，咱明日來回爺的話。」那太監笑得眼兒沒縫，喜得心窩裡怪癢，說道：「不要擔擱你們，咱上去了。你姊妹兩個是必早去早來，你媽爹若捨不得便同進京去，咱給大房子他住，咱有人伺候他，大魚大肉盡著他兩口子吃。大姐若也進京，便一般的受用。我這船走得遲，你必是趕得上。你拿定主意，休聽閒人的瞎話。咱到天津要上人，還有大擔擱。這大船轉衛才是煩難，你總是趕緊著，不要擔擱罷了。」碧蓮一等太監上了大船，便把挽鉤點開，望後倒去，口裡答：「咱家離這裡不遠，咱姊妹明日準來。」那太監喜得魂出，站到船艙上去，直望不見小船的影兒，方始懶懶的進艙去了。

又李、應龍看小船直退下去，疾忙趕來，直趕有一二十里地方才趕著。又李急問：「昨日為著何事？你們與太監說些什麼？怎把船直退下來？」碧蓮姊妹把鸚鵡所言及太監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恩爺不瞧見他在大船梢上瞧出了神嗎？咱們怕他疑心，才直退到這裡來的。」又李方才放心。重複慢慢的跟著，跟不到二十多里，日才歪西，大船已歇。又李心疑，應龍道：「定是那沒腦子的主意，想翠姐做乾老婆，怕走遠了追不上哩！」又李笑道：「不差，這色之一字真也利害，沒雞巴的人還是這樣失魂落智，何況其他。」兩人正在說笑，恰值元彪走來問信，又李備細述知，元彪大喜，便不回店，與又李等四散等候。又李守著那日頭，再也不肯下去，心裡甚是焦悶，又見大船上水手空著沒事，總在船頭船沿躺著睡覺，暗想：「這班人如此好睡，夜來必定警醒。昨晚已經脫空，今日多分又是疙瘩帳哩！」那知這念頭一動，竟越想越急起來。著急一會，忽然失笑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只盡心竭力為之罷了，作此無益之思有何用處？」因踱至沿河酒店中小飲三杯，那日光早已鑽入山中，不覺太息道：「日月的時刻本有一定，只因人心動靜無常，遂分遲速，所以養心是第一要義。」暗暗的慨歎一番，已是金烏匿影，玉兔生輝。慢慢的還了酒錢，走到小船邊來，見翠蓮上涯打樁已畢，捱近前去，估量那索純是生絲絞成，知甚牢固。照會元彪、應龍四散埋伏。

等到二更天，大船上艙門已開，碧蓮把小船輕輕的點過大船邊來，將索穿進鐵環，緊緊繃扣，姊妹二人飛身上船，問那女人如何認得白翁，鸚鵡道：「他是文相分親人，也要上去，見面自知。」碧蓮道：「既如此，娘們各把衣服遮著頭臉，咱們作起法來，這索就變了一座金橋，穩穩的駝著過去了。」鸚鵡等因是素臣請來，知有本事，憑著調度。碧蓮翠蓮各負一人，在那索上如飛的直削過對岸來。那知兩人同在一索，背上各負一人，身勢太重；正到中間，把岸上的木樁直拔起來，這四個女子便隨著那繩向河裡直淹下去。又李同元宦二人正在岸邊接應，俱嚇出一身冷汗。又李眼快，疾忙一手拿住木樁，用力往後一凝，那索便直繃起來。碧蓮、翠蓮乘著這勢，四隻蓮瓣如在冰山上滑下來的，映著雪白也似的光，分明龍泉、太阿從空擲下。

碧蓮、翠蓮足方到地，大船上水手舵工一齊發喊，岸上兵丁繃夫一時懼起。又李等吃驚非小，望著野地忘命而跑，跑了一更多天，碧蓮、翠蓮道：「咱們跑得吃力，再不能這樣跑法了。」元彪道：「後面四散都有火光，倘被趕上，豈不誤事！」碧蓮道：「你們是空身，跑得如駕雲一般，可知咱們背上有人。」翠蓮道：「咱們四人輪替著駝，便跑得快。」應龍道：「還是你同嫂子背著慢慢的跑去，咱與元哥哥在後保著。有追的上來，拼得與他放對。」又李道：「若要拒敵，也不來找你個了。沒有碧姐、翠姐在此，就是元哥、宦哥背負原也不妨，今既有女人，自當以女人背負為正。此時緊急關頭，倘可勉力，胚求強為支持。此勞此德，又李斷不敢忘。」碧蓮、翠蓮聽說，跑得比前更快，道：「恩爺既如此說，咱們還要命嗎？」一口氣直跑到天將明時，在一個荒墳堆裡放下背上二人，自己倒於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又李心痛異常，忙令元彪、應龍各抱其妻，平立於地，用手從心口徐徐摩至小腹，免使熱血奔心。摩了好一會，方才甦醒。鸚鵡與那女人骨軟筋酥，倒臥地下，動彈不得。

歇息片時，東方已白，又李把那女人細看，叫聲：「阿喲！你不是劉大嫂麼！你如何在這裡？璇姐現在何處？」那女人果是石氏，正在神魂飄蕩。忽被又李喚醒，勉強爬坐，哭叫道：「文相公喲！奴家與璇姑娘的事，真是一言難盡！」元彪道：「恩爺如今且不要問他，天已大明，急切尋一個所在安頓才好。」又李應道：「是。大嫂，你只說璇姐現在是死是生，別的情節待後再說。」石氏道：「奴與姑娘同落騙局，奴先出轎，投水遇救，姑娘定然也尋自盡。只是奴家丈夫可曾尋著相公？現在是生是死，也先求相公一說。」又李大哭道：「劉兄現往乍浦。璇姐，你好命苦也！」剛哭得一句，急急揩著眼淚，起身四望道：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應龍道：「昨晚咱們亂跑也沒管東西南北，這所在相近富莊驛，這二更天，竟跑有一百六十七里，怪著身子是這樣疲乏

哩！」又李道：「相近富莊驛，離保定只有二百多里了，且到保府再處。」元彪道：「為何不到咱們山莊裡去？」又李道：「這裡離山莊遠，離保府近，有事人奔近不奔遠，保府有我家叔在那裡作教，又有家眷同居，尤是妥當。但保府兵捕極多，你們俱是生人，恐有不便。碧姐、翠姐疲憊已極，更該回去歇息。只是勞你們夫妻吃許多辛苦，受許多驚恐，現在一無可報，惟有心感而已。」元宦、雙蓮齊應道：「小人等受恩深重，些微小事怎也提在口裡？小人們竟依恩爺吩咐，即此拜別，同回山莊去了。」說畢齊跪。又李亦跪下去，說道：「我勞了你們。」正要拜謝，鵝鵝、石氏慌忙爬跪道：「妾等蒙四位救出了天羅地網，此恩此德，何時得報？」大家連拜了幾拜，起來分別。又李道：「鵝鵝等妝束，路上行走不便，須與碧姐、翠姐一換。」鵝鵝忙把身上銀紅衫子、月白紗裙脫下，石氏脫下一件半舊元色紗衫、一條白紗裙兒，將碧蓮、翠蓮身上一色兩件青布衫、白布裙換來著好。分別後，鵝鵝重複拜謝。又李與石氏搭扶著挨上官道來。

走有三四里地，石氏尚可支持，鵝鵝再勉強不去。又李回頭看時，見他滿頭香汗，氣喘無休，暗付：「如此走法，何時得到那邊？事體發覺，文書飛遞過來，各處辦緝，這事怎了？」正在心焦，只見兩輛車子推過，前面一輛是空車，後面一輛裝著幾個女僧。又李看那車沿上坐著一個小尼，頗似認識，卻想不起，因問空車往何處去，可肯帶人。那車夫歇車答道：「咱德州放空，回保府去的。」又李忙道：「我們正要到保府去，要多少錢可搭了我們去？」那後面車子直開過來，只聽那小尼道：「真是像文相公啣！」又李因事在身，不敢招認，車夫打著牲口，已如飛的過去了。這裡車夫討要五百個大錢，又李許他四錢銀子，車夫歡喜應承。鵝鵝與石氏勉強爬上車去，又李坐在車沿。走不上半里，鵝鵝頭臉俱被車箱磕破，石氏額角上也撞出血來。又李無奈，吩咐車夫緩行，一頭暗想：「前車小尼究是何人，如何知我之姓？「未免出神光景。車夫留心估量，只顧疑惑起來，道：「爺們俱像南方人，在那裡來？怎沒僱車？連牲口都不僱一個？行李也沒一些，多分是拐帶私逃，倘被人追趕著，連咱都有干係。不如原下車去，咱原趕空車去罷。」又李笑道：「你瞧我可像是拐帶人口的麼？我原是南方人，這兩個是我妹子，從水路到濟寧，僱車上保府投親。不料車夫是個歹人，昨日到新店地方，我在後面出恭，兩個妹子下車往高粱地裡去小解，那車夫打著牲口如飛跑走，把鋪陳衣服盡數拐去。你怎人也不識，反疑心我是歹人？」車夫慌道：「不是咱瞎疑心，因沒有行李，出神搗鬼。那知爺是遇了拐子，心裡不自在。爺不知道，咱們這一行，人多心別，常有這般歹人，弄出事來，連累著咱們害臊哩！爺說要往保府投親，投的是那一家？」又李道：「我投的是姓文，現做保府學教官。」車夫道：「原來是府學裡文老爺一家，怪那車上的女師父，叫爺是文相公哩！咱這車子要從南門過去，送爺到大街下車就是。這女師父是景州王府供養。他們都是北方人，怎認得爺？」又李道：「我正是心裡不明白，卻被你問窮了。」因復想小尼一會。忽想起璇姑之事，要問石氏；石氏與鵝鵝擁抱而睡，知他困乏已極，不便驚動，呆坐了一會，疲倦起來，就盤著腿兒在車沿上一仰一合打噸。車夫暗付：「這真是初出門的人不知厲害，難怪著了道兒。」慢慢的由著他牲口自走，不來驚覺三人。

這三人俱在乏極，常睡不醒。畢竟又李先覺，把眼揉擦，看那太陽已是銜山時候。車夫笑道：「爺怎這樣好睡，連咱也打了許多噸。前面是河間府，在城外下店。明日不是這樣，要趕緊著走哩。」須臾到店。店主因沒行李不肯留宿。轉是車夫詳細說了被拐情節，方留在一間廂房內住下。吃過晚飯，又李向石氏說道：「店中人已下滿，沒有空房，男女不便同宿；你同鵝鵝關上房門穩睡，我在窗外坐夜。」石氏目視鵝鵝，鵝鵝道：「妾等俱沐相公救命之恩，素知相公是坐懷不亂的正人，連日辛苦已極，正該歇息，容妾等炕邊坐守，也是無礙。」又李正色道：「常則守經，變則從權。到不得不坐懷之時，方可行權；今日乃守經之日，非行權之日也。著自恃可以而動輒坐懷，則無忌憚之小人矣！」因即扣上房門，掇條板凳，在窗外坐夜。石氏知道又李情性，就門上房門，同鵝鵝和衣而睡。

又李看那上房垂下竹簾，簾外插著屏風，知有女眷，不敢再視，垂頭靜坐。坐到一二更天，聽有許多人聲口，逐店吩咐下來：「明早不許放人出店，候官府查驗明白，然後放行。」吃了一驚，猜是鵝鵝事情發作。少刻，只聽各店梆聲震響，十分嚴緊，更是著忙。見隔壁槽上驢夫上料，問其緣故，驢夫將德州河下劫去宮女，飛報沿途協拿，及本府接著文書要逐店查點的話，一五一十告訴出來，又歎一口氣道：「咱晦氣，攬這客人要早些趕路，好卸掉這載，偏又碰上這事，明日不知守到多少時候才得動身哩。」又李問得明白，更覺慌急，暗付：「若單是鵝鵝一人，還可負之而逃，今又有石氏同來，一身斷難兩負。」輾轉尋思，無一良策。猛然抬起頭來，只見上房屋裡一個大漢，戴著范陽斗笠，嘴邊倒卷紅須，渾身裝束如崑崙一般，飛身而下，閃入屏風裡面。又李坐在暗中看著，月光中甚是明白，忙躡足走入屏內，見簾半半卷，窗已大開，屋內絕無動靜。躡足至左邊房外，微有聲響，瞥見那大漢在房內拖過一個女人，將一把尖刀往心窩裡用擗擗去。又李跨進一步，疾忙飛腿，鏗的一聲，把刀踢落。那大漢側身一腿橫飛過來，又李蹲身搶入大漢胯下。那大漢見不是頭勢，長歎一聲，縱出房去，又李也奔出來。那大漢已飛上側廂房簷，寂然不見。

又李恐其復來，站立簷下。只聽背後有人叫著「文相公」，回頭看時，正是車上所見小尼。因急問：「你是何人，我甚面善。」那小尼垂淚道：「小的是未老爺家小廝，名喚容兒，淹在西湖，被人救起。房內尼姑不是好人，把小的落髮，引誘人家婦女幹那邪事哩。」又李大喜道：「原來你是容兒，因你改裝，再想不起。裡面有幾個尼姑，沒有殺傷嗎？」容兒道：「都沒殺傷，只是兩個人都像著鬼一般，說不出話。小的正出來小解，見那大漢厲害，躲在暗裡，沒被他拿住。如今幸遇相公，他們又像著了鬼祟，不如跟著相公，連夜走出店去罷。」又李歎口氣道：「我自己有事，現沒主意，那能帶你出去？」容兒忙問何事，又李道：「我有要緊事到保府去，今被官出差查點，不能早出店門。」容兒接說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只是怎樣救得小的回南方好？」又李急問道：「怎說不妨，你敢有甚主意嗎？」容兒道：「房裡兩個尼姑是景州王府供養名尼，更是七妃娘娘的師父，店家都知道，極怕他，就是河間府的太太奶奶，那一個不奉承他？那太爺更是怕他勢力。如今文相公是救他命的恩人，只要他醒得轉來，他便帶相公出得店去。」又李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和你進去，且救醒他來。我得脫身，才可替你打算。」因同容兒進房去，在盆內取出火來，點著了桌上的大燭，看這地下女尼，約有四五十上下年紀，面如滿月，渾身白胖，眼睜睜地看著又李。又李取條單被遮好，在口內挖出一個大麻核桃。又照炕上一個，有二十多歲年紀，有五六分顏色，赤體臥臥，忙把炕上亂衣堆在身上，也在口內挖出麻桃。見桌上有茶，叫容兒斟出兩盞，替兩人漱口，抹去涎沫。面盆內貯有沉藕的清水，每人灌下數盞。停了一會，各各醒轉，遮遮掩掩的穿好衣褲，拜謝又李活命之恩。又李拾起地上寶刀交給容兒藏起，不及問他緣故，便道：「你們不須拜謝，也休說感恩圖報的話，只我有一件緊要公事到保府去，叵耐今日府裡差人吩咐，店中諸客明日俱要候官府來查驗明白才放起身，便誤了我的正事。只要你們早些帶我出去，便算報了我了。」

容兒不待兩尼開言，就先說道：「爺救小尼等三命，勝是重生父母。這些小事，家師們自當效勞。」因向老尼道：「我們正要到保府，若得這位爺同行，一路便可放心，這是極好的事。」那老尼是嚇破膽的，連聲答應道：「這事全在貧僧身上。實不相瞞，貧僧真修是景州王府剃度。這河間府太太也皈依貧僧，衙門內外那一個敢拗著貧僧的言語？爺但請放心，明日一早，吩咐店家，一同出門便了。貧僧也往保府路上，還望爺照管。爺有甚事，只消到鬱林庵來，貧僧自有報答。」又李道：「路上倘有意外，都在我身上；關津若有留難，都在你們身上。你們放心歇息，我自在外防守。一到天明，來知會同行便了。」因即抽身出來，仍向側簷邊坐下。已是月光西沒，約莫有四更時分，又享收攝精神，靜坐一會，聽那梆聲，已轉五更，走向槽內，叫起車夫，整頓車馬。車夫歎著氣道：「走不成，通是爺們不肯趕路誤的事，今日不知守到什麼時候哩！」又李道：「不妨，我已向上房女僧說明，同著早走的了。」車夫喜得打跌道：「那女僧是王府裡面的人，他肯帶著同走，怕走不成？他原認得爺，保定府裡那一個官府不熟識？爺想是來過一遍的了。咱就收拾起來，爺再合他說結實著。」又李走到上房，敲響窗櫺，裡面容兒連忙接應，收拾起身。然後把自己房門卸下扣兒，裡邊石氏已拔開門門，大家打點上車。店家走來攔阻，那老尼吆喝道：「這位爺這兩位姑娘，都是咱認識的，太爺有甚話說，你只說出咱來就是了。」店家道：「德州河下大盜劫去宮女，官都要問罪，雪片的文書下來……」那老尼不待說完，（才）著胸脯道：「你這廝還敢多說，這位爺須不是大盜，這兩位姑娘須不是宮女；便算是大盜、宮女，咱放走了，須到不的你這廝

來放屁辣騷，兀的不氣死了人。」那店家嚇青了臉，忙道：「小的沒說完，小的吃了獅子心豹子膽，敢放屁辣騷？」

容兒做好做歹發放店家，開車出店，坦然而行，直到板橋歇車打尖。只見店門前已掛有告示，許多人圍著看念。又李隨著尼姑一擁而入，便不顧嫌疑，同在上房坐下。老尼吩咐備葷素兩席，讓又李等三人在左。素席不過豆腐、麵筋之類。葷席是四大盤嘎飯，滿堆著白片豬肉，白撕雞肉，醋溜鮮魚、油炒雞蛋，中間一大碗雞肉汁湯，拌著些粉條，一大壺燒酒，三付杯箸，三個鹽醋碟兒，又是一碟蒜泥、一碟大蔥、一碟陳醬、一大盤薄餅。鵝鵝、石氏相顧錯愕，又李更不辭謝，拿過酒壺連飲一二十杯，把箸連夾雞肉按酒，將薄餅卷著蔥醬大嚼而吃，復吃了十數碗飯，把一大盤餅、兩大盤肉。一碟蒜泥、一碟鹽醋、兩碗蔥醬，擲得罄盡，還喝去了大半碗肉湯。兩個尼僧都咬著指頭嘖嘖羨慕，店中伙計都看呆了。又李讓石氏等吃飯，起身出店，自去看那告示，只見上寫道：

北直隸保定府安州正堂安，為飛移協緝事。本月十三日巳刻，准山東德州關稱，本月十一日三更時分，有大盜百餘人，明火執仗，突入掌司禮監事東廠大監靳府貢船，劫去采女一名許氏。在船人等及汛兵、更夫，救護不及，在逃無獲。事於宮禁，處分嚴切，除通詳各憲，咨檄各省各屬，密緝嚴拿外，合就飛移，為此合移，煩為查照來文事理，希即廣差兵捕，飛行緝拿，並查照後開年貌，在於所屬城市鄉社、關津隘口，大張曉諭。有能截留采女送官者，賞銀一千兩；截獲盜首者，亦賞銀一千兩；獲盜一名者，賞銀五百兩；知風報信者，賞銀三百兩。等因準此。除飛詳各憲，並選捕勒緝外，合行曉諭，為此示仰州屬人等知悉，查照後開年貌，有能截獲報信者，即照來移賞格，在於本州庫銀內照數賞給；倘敢知情容隱，指引遞送，匿不首報，即照本犯治罪。慎毋以身試法，致侮噬臍，凜之，毋忽。特示。

計開：采女一名許氏，小名鵝鵝，年十九歲，瓜子面，粉白色，兩頰微紅，眉細，耳垂珠，額廣，頸長，唇紅指尖，發長黑，齒細白，肩垂腰細，足小不及三寸，揚州口音，髻插素白玉簪一枝，赤金如意一枝，耳上赤金丁香一對，指上碧玉戒指一對，身穿銀紅紗衫，白紗襯衫，月白紗裙，足穿老鴉青緞白綾平底鞋，身長八尺八寸。大盜百餘名，不識姓名，俱搽臉。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示實貼板橋

又李約略看完，且驚且喜。只聽眾人紛紛議論，有的說，這伙強盜膽大，采女都可以劫得的嗎？有的說，這事情大了，必要破的。有的說，定是東阿縣那一班義士劫去的。有的說，東阿縣義士不愛女色，還是山東登萊等府那伙江洋大盜做出來的。有的說，十一日三更時分的事，再到不得這裡的。有的說，這裡近京，地方兵捕又多，強盜斷不敢來，況且有百餘名，那處容放？定是下海去的。有的說，這伙大盜莫說不到這裡來，就站在對面，咱們也只好瞪他一眼，那賞錢休想得的他成。眾人都笑起來，道：「強四海餓得慌，想天鵝肉吃哩。」又李含笑入店。眾人用飯已畢，瞧著鵝鵝髻上並無玉簪，悄悄吩咐將耳上丁香、手上戒指除下，把石氏髻上一根銀扁方分出來，換去赤金如意。催著上車，容兒暫近又李身邊，要又李設法帶回，並問西湖翻船之事。又李道：「那日一船人都救起來，只差你合金羽小姐。我住在府學文教官衙裡，你有便可來尋我。」容兒大喜，會意去了。各人上車，鵝鵝、石氏坐得略穩，又李要問璇姑，終覺不便，仍縮住口。到日落時，已進南門。女尼等在前車，不知又李住車，謝也沒謝一句。又李在文廟前下車，還了車錢，領著鵝鵝、石氏，來至教授衙署。家人傳稟，觀水大喜，親自出看。又李已進宅門，叩見過了。觀水見石氏等站立院內，問是何人，又李道：「少刻細稟。且請他兩個進去，見了孀母。」觀水自同又李進內，一面叫丫鬟出來，領了石氏等進去。又李將別後事情約略述了一遍，觀水道：「時事大非，吾將歸隱。然有心存救世者，未嘗不嘉予之。汝之收攬人材，消除逆燄，皆我所深喜。至鵝鵝之事，宜待大勢稍定，同我家眷回去，方為穩便。」因吩咐打掃內室與鵝鵝、石氏居住，自與又李在書房歇宿，暢敘離情。

次日，裡外具有便席，把璇姑之事暫擱一邊。直到十五日黎明起來，觀水到文廟行香，又李進內，鵝鵝方始問明梁公下落。又李方始叩問璇姑事情，石氏方始噙著兩眼的淚，一一告訴出來。正是：

萬種愁心言不盡，兩行清淚帕難乾。

總評：

雙蓮欲背負兩人於索上走過，若非豐城江中眼見，何任其行險？乃知第十七回即為此處理根之妙。

走險究不若用船，妙在隔日翠蓮晃船，先伏曲木蛛絲之誓，在他人視之，索險於船百倍；在雙蓮視之，索固不啻平地，非若小船之易晃也。翠蓮雲：「可不穩麼？」碧蓮雲：「此法甚好！」又李雲：「我是知道的。」絕技驚人，真是：可謂知者道，難與他人言。

小船易晃，或填土或鎮錨，不癒於走索耶？土不易擔，錨須另購，而大船適有鐵環，只費打量片刻工夫，豈不省便？且以雙蓮絕技而置於無用，反為另起爐灶，擔土購錨，豈非笨伯？

惟主意用索，教先著晃船一事。非不能用船也，蓋用小船則無拉動大船之事，即有驚覺，何至船上水手舵工一齊發喊、岸上兵丁繃夫一時俱起，簇出十分氣勢，使又李等忘命奔跑乎？弓不開滿、機不踏足，發出箭括必不猛捷，文字便減顏落色。且無此急命奔跑，不能近保定而遠東阿，又李便不即進京，尤與前數回層層卸遞、逼人本傳之旨柄鑿矣。此為匠心經營。

不拉動大船不特減顏落色，與逼人本傳之旨柄鑿，而趕救鵝鵝全靠雙蓮，又李竟無一毫用力處矣。此書寫又李，處處以全策全力歸之，為古今鈐略另開一生面。若全靠雙蓮，便與「天下無雙人間第一」標題不合，今於木椿拔起、四女直淹之時，又李一手綽住，使雙蓮垂成幾敗之功轉敗為成，而趕救鵝鵝全靠雙蓮者一變而全靠又李，方是另開生面，與全書一色機杼也夫。然後人為天下無雙之人，書為人間第一之書。水手一喝，非大監分說幾至決撒。妙在前回竭力描寫風監心熱，渴欲其來此處，便不妨暢口分說，而偷人一語如燈光四射滿屋照亮，卻仍是雪中一爪，捉摸無蹤，尤為神雋。

結於夫妻乃風監必至之情，非硬坐也。天下人好淫至和尚極矣，而大監欲突而過之，以更無髮泄處故也。袋線傾倒賣弄富貴勢，許官許屋許魚肉，天津耽擱轉衛煩難，層層刻畫幾於攝魂追魄。而前在揚州數語，想入非非，直欲令人拜地不起。

木椿直拔起來，四女直淹下去，與豐城江中船直翻轉繩直淹下對照。又李一手扯住索繃，雙蓮從空擲下，與後生划槳仰船繩便宜繃、雙蓮飛跑落下對照，未有此回先著那回，方做那回即注此回，鉤鎖伏應之法盡矣。獨惜此時無岸上五六千人一片喝采、船內一二千人喝采不迭。而船上水手舵工一齊發喊、岸上兵丁繃夫一時俱起，又反面對照法，奇文化文。

逐店吩咐查驗放行，又李等插翅難悶矣。妙在道中先帶小尼，一把鑰匙，天明即開鎖而去也。自結自解，直是以文為戲。

大漢何人？行劫何事？思之不得，悶悶累日。世間好書，如《左》、《史》等類，每有悶人之筆，無此書之層見迭出也。然不悶極則快亦不極，愈悶愈快，餘於此書，蓋往往喜心翻倒極涕淚滿衣裳。

止緝鵝鵝，以石附帶，圖省累也；大盜至百餘名，以賊眾難救，圖卸罪也。有司之巧詐，護役之附同，古今一轍，可發長為喟。